

「长篇小说」

唐达天◎著

一把手

一个最抢手的位子
一纸包火的任命书
一些人的政治命运由此展开……

权力危乎高哉
操弄不亦乐乎

I247.5/1739

2009

一把手

「长篇小说」
唐达天◎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把手/唐达天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214-05260-5

I. 一 … II. 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95312号

- 书 名 一把手
著 者 唐达天
责任编辑 伍 月
文字编辑 王泽阳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80千字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3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260-5
定 价 2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目录 >> >> >> CONTENTS

001 >> 第一章 市长死了

他觉得，有时候他就像一只爬树的猴子，朝下看，都是笑脸；朝上看，又都是屁股；左右一看，竟是耳目。你要想在这棵树上待下去，不被别的人踢下树，你想为了看到更少的屁股，看到更多的笑脸，你就不得不继续爬，希望爬得更高一些。

- >> 最抢手的位子
- >> 官场生物链
- >> 买官就像做风投
- >> “创新情人节”
- >> 绩优股，垃圾股

033 >> 第二章 大领导

苏一玮一步一步地走下台阶。前面的群众个个怒目而视，目光中仿佛燃烧着愤怒的火焰。眼看就要被奔涌的人群淹没了，他突然大喊了一声：“大家静一静，听我说！”

- >> 冬虫夏草汤
- >> 三年前的暗示
- >> 透风的墙
- >> 升迁的阶梯
- >> 贵人

055 >> 第三章 垫脚石，绊脚石

他还是默默告诫自己，以后要注意一点，自己毕竟是公众人物，让人看到了，风言风语传开就不好了。然而，他越怕被人看到，就越让人看到了。这个人就是文化局文化科长王文达。

- >> 夜访谢部长
- >> 送礼大学问
- >> 华容道的新走法
- >> 公开退贿秀

>> 廉政演说

>> 婚 变

092 >> 第四章 遍地忌讳

官场中，最忌讳的就是站错队，跟错人，上错床。跟领导也就像买股票一样，跟上一位优秀的领导，就像买了一只绩优股，一路跟着飙升；如果跟上一个窝囊废领导，就像买了一只垃圾股，实如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物，把你死死套住，年年有希望年年却失望，猛然回首时，已经错过了大好年华。

>> 送上门的女人

>> 命运错轨

>> 双簧戏？

>> 好段子

>> 底 牌

119 >> 第五章 桃色证据

越是当官的越要装穷，越是没多少钱的小老板越要装阔，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们的财产来历不同。这就决定了不劳而获者富了也要说穷，通过汗水和智慧赚钱者打肿脸也要充胖子，无钱也要装得有钱，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 “被疯狗咬了一口”

>> 最后的试探

>> 收礼规则

>> 谁的牺牲品

>> 政府形象

149 >> 第六章 升迁风暴

这不仅仅因为卫国华失去了一个升迁的机会，更主要的是他看不惯苏一玮的虚假作秀，更不屑于他政治上的投机取巧。让这样一个人击败了他，他感到十分窝囊。他只有想办法把苏一玮拉下来，才能解除心头的不平，说不准还有可能给自己创造一个机会反败为胜。

>> 座 次

>> 头条消息

>> 晴雨表

>> 权力附加值

>> “接待处处长”

184 >> 第七章 官方代言人

男人这种动物就是这样，你让他去脱女孩的衣服，十个男人十个都愿意，完事后让他去给女孩子穿衣服，十个男人至少有九个不愿意，愿意的那个是阳痿，因为他觉得亏对了女人，才不得已而为之。

- >> 她不是我老婆
- >> 情感流放地
- >> 变相腐败
- >> 画皮
- >> 父母官，活广告

214 >> 第八章 公开挑衅

在中国传统的习惯里，人们总觉得领导的脾气是随着官位增长的，地位越高，脾气越大。当领导就得发脾气，那是一种威严，如果不发脾气反而不像领导。当然，如果你不是领导了，还像领导那样乱发脾气就不好了。

- >> 改天再娶你
- >> 下台的老市长
- >> 高高的台阶
- >> 西川滑铁卢
- >> 房产敲门砖

239 >> 第九章 致命把柄

往往一些色鬼很有普世情怀，反而很善良。一些贪财者，能力反而过人。一些正直的领导，有些地方反而不那么宽容与大度，甚至还有点斤斤计较，对权力的欲望并不比贪官们低。正如事物是多样的，人性也是多样的，一个人一种秉性，不一而足。

- >> “强国班底”
- >> 女人心事
- >> 刀枪不入的人
- >> 出卖的理由
- >> 权谋操盘手

269 >> 第十章 人事交锋

苏一玮苦笑了一下说：“她就在省城，她在对我说谎。”说着，一按删除键，叮当一声，叶瑶的名字就从他的手机中消失了。这一删除，意味着他再也不会联络她了，这个曾经给他带来过激情的女人，从此在他的生活中消失了，苏一玮的心里不觉一阵失落。

>> 尿不到一个壶里

>> 暗恋的人

>> 盯梢

>> 匿名信

>> 靠山倒了

299 >> 第十一章 不速之祸

他承认自己虽然不是多么清廉，甚至对权色有点贪婪，对物质有一种无法抗拒的欲望，但是，他绝对是有选择的。对那些暴发户和都市新贵们的贿赂，他不能完全拒绝，而对普通老百姓，对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城市平民，他绝对不会收取半点贿赂。他至少还有一点起码的悲悯情怀，至少还有一点对弱者的同情。

>> 受贿也有底线

>> 不等价交换

>> 性勒索

>> 谁下的套

>> 一根绳上的蚂蚱

318 >> 第十二章 最后一局

还有他的目光，他的眼神所表现出来的仁慈宽厚，是他多年来不曾看到过的；临出门时他的欲言又止，那个莫名其妙的手势，现在想起来，却是那么的意味深长，莫不是关天宇早已知道了他此去的结果？

>> 丑闻的价钱

>> 致命反击

>> 上面的风光

>> 车祸闹剧

>> “特殊学习班”

市长死了

>> > 最抢手的位子

副市长苏一玮做梦都不曾想到，市长王天寿会突发脑溢血死在家里。当市政府秘书长李家昌告诉他这个消息后，苏一玮禁不住打了个寒噤，仿佛一股阴森森的冷风从阴沟里吹来，头皮一麻，身子就收紧了。

这个消息实在是太突然了，突然得让他有点不敢相信。他平时从来没有听说过王天寿有什么头疼脑热不舒服的症状，更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就离开人世。这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头天晚上下班时，他在楼道里还主动与王天寿打过招呼，没想到这竟成了他们的永别？人世间的许多事真是让人费解，大街上的叫花子，有的缺腿少胳膊的，有的七老八十的，既没有医疗保障，又没有很好的生活条件，饥一顿饱一顿的，根本谈不上营养、健康，却一年一年地活着，想断气也断不了。按说像王天寿这样养尊处优的人，既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又有良好的生活环境和健康饮食条件，活到七老八十应该不在话下。没想到他今年才 49 岁，正是事业蒸蒸日上人生如日中天的时候，却突然像油灯一样熄灭了。几乎刹那间，苏一玮下意识地想到了这些问题，之后，脑海中忽然冒出一束希望之光。那束光，先是弱弱地，继而像一个巨大的火球，在他的心里燃烧了起来。他极力地掩盖着这种燃烧带给他的喜悦，不要表现在脸上，等慢慢气沉丹田之后，才对前来向他汇报的李家昌说：“市委那边知道了没有？”

李家昌习惯性地向他微微欠了欠身子说：“我第一个先汇报的就是你，至于市委那边，要汇报也得你亲自汇报才是。不过，我估计王市长的家人可能打过招呼了。”

苏一玮十分满意李家昌的回答。一个好的秘书长就应该是这样，该自己做的事一定要做好，不该自己做的事，多一件也不能做。他过去对李家昌很有偏见，总觉得他就像王天寿膝前的一条哈巴狗，点头哈腰，处处围着王天寿转，把别的副市长都不放在眼里。现在，王天寿走了，他似乎一下子对自己变得毕恭毕敬，唯命是从起来。虽然还不习惯他点头哈腰的样子，但苏一玮对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却非常赞同。他想了一下，便对李家昌说：“你负责做好王市长家人的安抚工作，我喝完这杯茶就到市委去一趟。”说着，就端起放在办公桌上的茶杯，呼地一口吹去了漂浮的茶叶，然后“啞”地喝了一口。苏一玮有个习惯，每天早晨必须先喝一杯茶，才能精神振奋地投入工作。

李家昌一边说着好好好，一边转身离去，刚到门口，又转过身来说：“苏市长，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苏一玮说：“老李，在我面前你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要有所顾忌。”

李家昌这才说：“王市长走了，政府这边，常务副市长就是当然的一把手了，所以，你与市委那边还要联系得紧一点，尤其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苏一玮不觉心里一热。这正是他心里所期盼的，被李家昌点破之后，似乎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认同感，随之，便客气地说：“谢谢李秘书长的提醒，以后有什么事你可以随时提醒。”

李家昌这才会心地笑了一下走了。

看着李家昌离去的背影，苏一玮藏在内心的那缕喜悦这才慢慢浮现在脸上，就像嘴角边挂了一个小括号，等李家昌走出门后，喜悦就完完全全荡漾在了他的脸上，那小括号就变成了大括号。当然，这并不是说苏一玮对王天寿有多恨，才这么幸灾乐祸的。从感情上讲，他真不愿意让这位朝夕相处的上司突然离开人世，尽管他们在工作中有许多的分歧和摩擦，但是，他还不至于到了盼他去死的地步。问题的关键是，他现在已经死了，而且属于自然死亡，这是怨不得谁的事，也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既然他死了，我们活着的人就得化悲痛为力量，接过他的工作继续干下去，他这个常务副市长接替市长的位子也在情理之中。这样想来，他就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仿佛云开雾散般看到了希望的天空。

苏一玮当副市长已经8年了，前5年是主管文教的副市长，后3年是常务副市

长。这后3年，是他与王天寿搭班子的3年，也是他内心比较郁闷的3年。在常人看来，一个管辖着三县一区一百多万人的地级市的副市长要多威风有多威风，一呼百应，风光无限。可是，他也有他的难言之苦。在一个班子内，最令人头痛的事就是一二把手不和，你说东，他说西。苏一玮是当地干部，是一步一步从基层上到了今天的位置，工作比较求真务实。王天寿却是省里下来的干部，虽有开拓精神，但也有追求表面文章之嫌，骨子里还有一股高人一等的自傲，生性刚愎自用，霸道自负。与这样性格的人搭班子，要么就是屈从，他说啥你听啥，要么就是尿不到一个壶里。苏一玮与王天寿正是属于前一种类型。他与王天寿在好多方面思路相悖，工作有分歧，有时候，为了大局，他不得不忍气吞声地屈从。像他这样一个过去当过县长、县委书记，有过一把手经历的人，屈从一个他认为不怎么样的人实在很难，如果不屈从就更难，他有可能在这个位子上待不下去。

苏一玮也曾想过，如果让他当一把手，他会比王天寿干得更好；他的一些思路真的能够得以实现的话，肯定会对西川市的经济发展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可是，官场中的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到那个位置，你的构想，你的宏伟蓝图只能装在心里；只有到了一定的位置，才能把你个人的意志转化成现实的蓝图。所以，他一直渴望着有一个更大的平台、更大的空间施展他的抱负，来实施他对这座城市以及这个地区的宏图大略。没想到的是，王天寿悄无声息地让出了市长的位子，这无疑给了他一丝希望的曙光。但是，能否抓着这次机会顺利过渡上去，他实在没有多大的把握。就西川市而言，和他有同等竞争力的还有市委副书记卫国华，难道他不想吗？他肯定也想。除了西川，还有别的地市，还有省属单位的副职、闲职，他们也会想。这就是说，想着坐这个位子的人绝对不止他一个。究竟谁能真正坐上这个位子，除了个人的能力外，更多的是运气。

他就这样想着，准备去市委书记关天宇那里，一是要汇报一下王天寿的事，二是想听听关书记对政府这边的工作有什么安排，没想到刚要出门，他的电话铃响了。

苏一玮一看来电显示就知道是谁打来的，心里不由得热了一下，随即拿起话筒喂了一声。电话那边立即传来了细细的甜甜的声音：“你好！我是晶晶，你在干吗？”

那是一种非常好听的声音，仿佛一股热浪，通过电波传遍了他的全身。他便轻声说：“晶晶好！我一个人在办公室，你在干吗？”她说：“我在想你！”说着便吃吃地笑了起来。

那笑声蔓延开来，就像一股强大的电流，将苏一玮电得心旌荡漾了起来。仿佛间，他还感受到了那笑声里哈出的丝丝香气，是那般醉人，那般勾魂摄魄，一个娉娉婷婷的人儿便浮现在了他的眼前……

那是两个多月前，钟晶晶通过他调到文化局后，为了答谢他，特意为他选购了一套名牌西服，在一个周五的下午来他的办公室送给了他，并请他晚上去吃饭。其实他也很想与她一起吃饭，只是那天晚上他正好有饭局，就说改天我请你。钟晶晶走后，他打开包装一看是名牌西服，又是他喜欢的藏青色，更主要是他喜欢的女人送来的，自是满心喜欢。但是，一想到这套衣服肯定价格不菲，至少要花去钟晶晶两三个月的工资时，心里就有些不忍，便想着怎么给她补一补，至少也使自己的心理找到一点平衡。这样一想，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正好有西都商业大厦送来的两千元购物券，虽不能抵消西装的费用，也不失为一种补偿的手段。

星期天的下午，他闲着无事，开了车想出去兜兜风，就给钟晶晶打了个电话，问她去不去，没想到她竟然一口答应了。他就接了她，开车上了通往雅布拉克的公路。

那条路上车辆极少，而且极为荒凉，一出西川，呈现在眼前的便是一片苍茫戈壁，让人顿感天地宽阔，心胸开朗。苏一玮常常开车穿过这片大戈壁，然后来到沙漠中的烽火台，一个人静躺在沙子上仰望一会蓝天，或者站在烽火台上待上半天，便觉得结在心的结一一化解开来，心也随了天地宽广深远了。

钟晶晶是第一次上这条路，感到十分新奇，就问他：“我们这是去哪儿呀？”

他玩笑说：“要出国叛逃。前面再走 20 公里就是内蒙古，穿过内蒙，就是蒙古国，穿过蒙古，就是俄罗斯。”

钟晶晶一下子开朗地大笑着说：“好呀，明天的新闻肯定有看点了，标题就是：苏市长携一不明身份的女子出国叛逃。”

他也笑了说：“不对，应该是苏一玮挟西川美女出国叛逃，这样岂不更有轰动性？”

钟晶晶大笑着说：“这样好是好，但是却违背了新闻的真实性，因为不是你挟持，是我自愿的呀。”

他高兴地说：“晶晶，你真的不怕？”

钟晶晶说：“跟着你我还怕什么？”

他说：“那好，我就带你看看我常去的地方。”

钟晶晶说：“你常到这里来吗？”

他说：“是的，在城市的钢筋混凝土中待久了，就想在这远离尘嚣的戈壁大漠中寻找一点心灵的慰藉。有时候也真奇怪，当我心情烦躁的时候，一个人来这里待一会，静静心，就好多了。”说着，一打方向盘，向烽火台的方向开去。

前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大漠，浩茫如烟，混沌一片。天地相连处，隐隐约约地看到一座耸立的土桩，仿佛一位翘首瞭望的牧羊人，正清点着他的羊群，那便是苏一玮常去的烽火台。

他用手指着前面说：“你看，那个地方，就是我常去的地方，也是我心灵慰藉的地方。”

钟晶晶说：“像你这样的大领导，也有心情不愉快的时候？”

他哈哈一笑说：“不管他的官有多大，是人都有不愉快的时候。”

钟晶晶“哦”了一声：“那你今天是不是心情也不好？”

他说：“今天不，有你在，心情能不好么？”

钟晶晶说：“那你以后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来陪你。”

他心里不由得一动，就突然停下了车，目视着她说：“真的？”

她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了，低了头说：“真的。”

苏一玮见钟晶晶面带桃色，半羞含娇，越发可爱，就说：“你真好！”

钟晶晶半仰了脸说：“好什么呀，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苏一玮说：“那算什么呀，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说。”说着突然想起了给她带的购物券，便掏出来递向她：“我这里有张西都商业大厦送来的购物券，留着也没用，你拿去用吧。”

钟晶晶急忙缩起手说：“不用不用，还是你留着吧。”说着，摇了摇头，摇出了一脸的灿烂来，眼里弥漫了水汪汪的光泽，看上去越发得娇羞迷人。

他说：“拿着吧，不就一张购物券嘛。”说着就往她的手里塞。她将手藏在了身后，而胸脯却显得越发凸显，低垂的领口经双乳一撑，正好现出了深深的乳沟。苏一玮心里一紧，就一伸手，将购物券塞进了她的乳沟里。

钟晶晶立刻取出购物券，扔到了前面的车台上，红了脸说：“你咋能这样？”

苏一玮的脸刷地一下红了，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晶晶，你是不是生气了？”

钟晶晶不敢看他，只低了头，声若蚊蝇般地说：“没有。”

苏一玮再看她时，那娇羞的样子越发迷人，热血一子就涌上了他的头脸。他一把揽紧了，她在他的怀中哆嗦了一下，然后就用手去推。越推，他似乎把她搂得更紧了。

她说：“别这样，别这样，好不好？”声音很轻。

他说：“晶晶，我爱你。自从三年前认识了你后，我就一直默默爱着你。”

她的身子不由得又哆嗦了一下。

他说：“你让我抱一会好吗？”

她就再没有挣扎。

他紧紧地抱着她，喘着粗气，那粗气正好拂在她的发梢上，那发梢就随之轻轻地动。她的脸深深地埋在他的胸脯上，他看不清她是怎样的表情，只觉得她的身子渐渐地变软了，也不再哆嗦了。

他说：“我不是和你做交换，是真的喜欢你。”

她没有吱声。

他用手捧起她的脸，一下亲住了她。她好像又挣扎了一下，没有挣脱，呼吸一下急促了起来。这便给了他极大的鼓励与勇气，他用嘴撬开了她的双唇，将口对准了口，亲到了一起，才觉得她的口里是如此的香甜。

他们先是从前排的主、副驾驶室开始，然后又转移到了后排的三人座上。渐渐地，钟晶晶的身体就软成了一团面，苏一玮就像揉面师揉面一样，把她揉过来又揉过去，终于揉出了一串串悦耳的尖叫声，弥漫在了车厢里，弥漫在了这空旷的原野上……

苏一玮正想得奇妙，电话那头的钟晶晶问：“你在想什么？”

苏一玮这才回过神来，看了一眼门，门正关着，就说：“在想你！”

她就吃吃地笑着说：“我也是，今晚能见你一面吗？”

苏一玮的心不由得噔噔地跳了起来。自从那件事发生后，一想她，他就有点儿魂不守舍。那是一个多情而又浪漫的女人，当她脱光了身子，他才体会到她原来才是水做的女人，柔软无骨，光滑如脂。她的身上散发出来的迷人的香气，她兴奋时发出的喃喃细语，让成熟男人苏一玮真正体会到了女人的神与韵，真正体会到了亦真亦幻、欲仙欲死的美妙。有了那样的人生体验后，他很想再体会一次，但是，每每工作一忙，再加上怕惹出事来，就将这种思念强压在了心底。只是偶然在电话中间声好，再也没有见过面。现在，她主动要求与他见一面，他知道见一面的意思

是什么。一想起与她见面，就想起她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躯体，想起她喃喃细语中的缠绵，浑身就一下躁热起来，恨不得现在就将她搂在怀里，把她化成水揉成泥。但是，现在正面临着关键时刻，接下来还有好多事情要他来处理，怕是没有时间与她相见。苏一玮正迟疑着，电话那头又说话了：“今天是一个特殊的节日，我才想……如果你实在抽不出时间就算了。”

苏一玮说：“节日？你说是什么节日？”

电话那头传来了吃吃的笑声：“你是真傻，还是装傻？今天是情人节！”

苏一玮一听真的傻了。这种傻，是那种既高兴又担心的傻。高兴的是，钟晶晶在情人节约他，肯定是别有意义，就是让他明白，他已成了她理所当然的情人了。说实在的，人生中能有这样一位红颜知己做情人，也不枉了一生。担心的是，怕这小妮子从此缠上了他，会影响他的政治前途。为了不使她败兴，便婉转地说：“晶晶，是这样，你恐怕还不知道，王天寿王市长昨晚突发脑溢血死在了家里，还有好多后事要处理，不知今天能不能抽出空。如果能抽出空，我一定与你聚聚，如果抽不出来空，改天我请你好么？”

钟晶晶说：“什么，王市长死了？不可能吧？昨天晚上我还看到他在银都大酒店与杨明山他们一起喝酒，怎么这么突然呀？”

苏一玮说：“他真的是死了，要是不死，谁还敢开这样的玩笑？好了，晶晶，不跟你多说了，我还要去一趟市委，下午有空再联系，好吗？”

挂了电话，苏一玮心里不由犯起了嘀咕，他与杨明山喝过酒？杨明山这个人他知道，市政协委员，西川市有名的房地产商。传言中王天寿与杨明山有些不干不净，他们果然来往密切。王天寿的死莫非与这场酒宴有关？

>> > 官场生物链

苏一玮还没有到市委，王天寿的死讯已传到市委了。

在市委的小会议室里，大家正等着王天寿来开书记办公会。关天宇、副书记卫国华、列席参加会议的市委组织部部长陈述年都来了，唯独王天寿没有到场。这次市

记办公会主要讨论人事安排问题，所以除了市委组织部部长列席参加外，其他常委都没有参加。西川市广电局和民政局的一把手都退休了，还有几个局的二把手也要退，还有6个部门要提拔8名副处级干部，所以，这次人事变动很大，市政各部门也非常关注。通常情况下，像这样的人事安排，先在书记办公会拿出一个意见，然后再上市委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

大家等了一阵，还不见王天寿来，关天宇就有点不耐烦了，看了一眼表，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在场的卫国华和陈述年听：“这王市长咋搞的？现在已经到8点半了还不来，是不是没有通知到？”关天宇虽然离开老家几十年了，至今还说着一口陕西话。大家从关天宇的口气中听到他的不满。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关天宇对王天寿的看法越来越大了，还主要体现在一些大事上，本该要向市委提前汇报的，王天寿总是先做了再汇报，或者是做了也不汇报。很显然，他从王天寿的许多做法上可以看得出来，王天寿并没有把市委放在眼里，更没有把他关天宇放在眼里去。他准备找个适当的时候，好好找他谈一谈。

组织部部长陈述年说：“我昨天下午通知他的，他知道的。”

卫国华平时对王天寿的霸道也有点儿不满，听了关天宇这么一说，便接了话说：“说不准他忘了时间，要不再打电话请一下。”

关天宇的火气一下上来了：“不打！我们就等着，看他到底什么时候能来。”

坐在门边准备做记录的纪要秘书小刘一看气氛不对，立即起身准备出去打电话。没料门刚开，市委秘书长张学文慌慌张张推门进来说：“关书记，卫书记，刚刚接到王市长家人的电话，王市长昨晚突发脑溢血死在家里了。”

在场的人一听，不由张大了嘴。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好端端的人，怎么说就走了？

出了这样的事，虽然不是谁的责任，但是，接下来的麻烦事肯定不少，市委必须立即做出安排，做好善后工作，安抚好王天寿的家属，同时，王天寿留下来的工作还不能耽误，另外还得及时把情况通报到省委。

书记办公会不得不临时取消了。

与此同时，王天寿的死讯通过不同的渠道在社会上慢慢传开了，一时间沸沸扬扬起来。一个有着显赫地位的人突然死了，一个让多少人羡慕的位子突然空了下来，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这并不是说暗自庆幸的人对王天寿多么恨，都在盼着他去死，而是他所占的这

个位子实在太诱人了，位子空下了，别人有了希望，当然就高兴，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况且，他是自己暴病死亡，又不是因公殉职，暗自庆幸一下也不会受到道德、良心的谴责。常务副市长苏一玮有这样的想法，市委副书记卫国华也不例外。

卫国华的资历也比较深，他先从副乡长开始干起，当过乡长、乡党委书记、县委副书记、书记，又到市里当了几年纪委书记，前几年才当上了市委副书记。去年上面有精神，凡是地市级党委一律按一正两副配置书记和副书记。当时西川市共有五位副书记，除了市长王天寿主抓政府工作外，其余几位分管组织人事、公安政法、党群、教科文卫。副书记的削减过程，其实也充满了不少明争暗斗。副书记这个位置说高不高，说低也不低，往上努一把劲，就是正地级的一把手，往下被削减下去，调到省里各部局，说不准就成了三把手四把手，不过要想再当一把手就难乎其难了。而留下来当副书记的人，显然要比过去的副书记权力集中多了，等于由过去4个副书记分摊的权力一下子集中到了一个人的身上，所以这些副书记们都不想离开这个位置，都想留下来继续当下去。4个人中留一个，这种竞争不能说小。而这些副书记们都有自己不同的背景，都有各自的实力，竞争到最后，能力水平等等都成了次要的，各自的后台和背景成了关键。卫国华因为有省委组织部长谢长顺的支持，终于保住了副书记这个位置。他在市委常委会的座次也上升到了第三，仅次于市长王天寿。现在，王天寿走了，他的名字就很自然地排到了第二位。对此，他没有理由不暗自庆幸。尽管他没有十分的把握一定能够当上市长，但至少给了他希望的亮光，给了他一个机会。机会不是随便垂青于哪个人的，机会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他一定要牢牢地抓住，拼上老命也要朝上挤一挤。他知道，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了，这次要是挤不上去，这一生也许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他毕竟是年过五十的人了，如果再过两年到了五十三四岁，就是有机会也不属于他了。

除了觊觎着市长位子的人暗自高兴之外，就是没有资格竞选市长的一些人也感到高兴。这其中的道理说起来并不复杂，官场中的位子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往往的，一个重要岗位空缺了，如果从下面补一个人上去，就会引起一连串的反应，随之而来会带来一大批人的升迁。比如说，王市长死了，假若从副市长中产生一名市长，那么就会空出来一个副市长的位子，有可能就会从各部委各局中产生一个副市长；假若某局局长当了副市长，副局长就有可能当局长，科级干部中就会产生出一名副局长；科长当了副局长，副科长就可能当上科长；副科长当了科长，资深的公务员就可以当上副科长……这就好比一个链条，连起了官场中的一切职务，牵一发

而动全局。自然，有人暗自庆幸也就不足为怪了。这当然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大家都想进步，没有当上官的想当官，当了官的还想当大一点的官。正因为如此，才使这个社会充满了竞争与活力，也使这个世界变得如此丰富多彩。

苏一玮平时很少到市委来，原因不是别的，主要是王天寿与关天宇的关系比较微妙，这让他这个常务副市长也很难办，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得罪人。所以，他除了工作上的事非得来汇报，他就来，不需要他来的，就由王天寿去汇报。如果他往市委这边跑得太勤了，王天寿肯定会对他有看法，倘若哪天关天宇对王天寿的工作有了什么意见和看法，王天寿会以为是他暗中做鬼。官场中的事就是这么微妙，该你去的，你不去不行，不该你去的，你多去了也不行。你去了，就会引起别人的猜忌和不高兴。现在，他什么都不需要顾忌了，心里才觉得分外的自在。

不知不觉间，他来到了市委大院，又来到了关天宇的门口。待他轻轻举起手敲门的刹那，仍然有点儿拘谨。过去，他每每找关天宇汇报工作，举手敲门的刹那，心里都有一种怯怯的感觉，甚至还有一点点的恐惧与敬畏。事后他常想，在西川市，他敲任何一个人的门都不曾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偏偏敲关天宇的门才有这种恐惧与敬畏呢？细细想想，并不是关天宇有多么威严，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是书记，是西川的一把手。如果坐在这个位置的人不是关天宇，而是张天宇、王天宇，他同样也会有这样的心态。这是因为，在他的心里，早就打下了官本位的深深烙印，所以才特别看重这种官场中的等级。倘若你把官场中的等级看得淡了，甚至不为所求，也就无欲则刚，不可能对这间房间的主人这么恐惧了。他再想想那些副市长们，那些各部局的领导们，到他的房间来不也是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吗？这其中的道理是相同的，一旦进入官场这个圈子内，一旦还想着往上爬，有所求，有所欲，就自然而然地会产生这样的心理。他觉得，有时候他就像一只爬树的猴子，朝下看，都是笑脸；朝上看，又都是屁股；左右一看，竟是耳目。你要想在这棵树上待下去，不被别的人踢下树，你想为了看到更少的屁股，看到更多的笑脸，你就不得不继续爬，希望爬得更高一些。官场人生，莫不如是。

他终于敲响了关天宇的门，听到里面说进来，他才进去了。进去后，他看到关天宇在接电话，正进退两难间，关天宇朝他指了指旁边的沙发，示意他坐下等等他。关天宇仍然继续接听电话，他便远远地坐在了一旁，翻着茶几上的旧报纸，尽量装出一副不听他电话的样子，而实际上却尽量地听着电话中的内容。听关天宇说了